

# 爱你

## 爱到骨头里

AI NI AI DAO GU TON LI

初恋是轻纱，  
你是那纱中的玫瑰，  
隔着轻纱看你，  
你令我心碎……

一网打尽著



華齡出版社

# 爱你爱到骨头里

一网打尽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 辉

责任印制：李浩玉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你爱到骨头里/一网打尽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80178-425-4

I. 爱... II. 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470 号

书 名：爱你爱到骨头里

作 者：一网打尽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960 1/16      印 张：13

字 数：20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20.00 元

---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 引 子

如果你不曾网恋，那么人生一定不够浪漫，如果你不曾看过有关网恋的故事，那么生命必然会有遗憾。像任何网恋中人一样，本文的主人公也会有谎言，也会有失落，也会有猜忌，也会有误会，也会有磨难，但尤为可贵的是，他们誓死不渝、刻骨铭心的爱恋。都说网恋的成功率只有0.45‰，那么这对痴情男女最终能否走到一起，而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曾经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吃，等我想吃时，已经凉透心了，痛心疾首、悔不欲生，如果上苍恩赐我，再摆过来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我一定甩开腮帮子猛抢，并擦一擦流到嘴边的哈喇子说：“拜托，再来碗醋，最好再加一滴酱油，酱油不要太多哦，偶只爱吃醋，谢谢。”

初恋是轻纱，你是那纱中的玫瑰，隔着轻纱看你，你令我心醉……



2005 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晚一些，坐在电脑旁的梅瑰小姐，正挪动着鼠标在线查阅。突然，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寻找真爱的人”，她被这个名字吸引，点出了他的资料：男：26 岁、生肖：猴、省份：Fu Jian 城市：Hong Kong、职业：老板、星座：射手座、血型：A 型，其他项目均没填。个性签名：“你相信世上有真爱吗？”个人资料：“一直在寻找一份真正的爱情，如果爱我就陪我一起看日出吧，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同时还配有一副大海和日出的简单图。

梅瑰立刻决定向他发出申请，梅瑰的网名是“爱到骨头里”，因为一直渴望一份刻骨铭心的爱，且为了好玩所以就弄了这么一个名儿。当时并没多想，却没料到这个网名极其受欢迎，梅瑰只要一上线，几乎就没停过的 N 次方人向她申请加为好友，所以梅瑰是骄傲的，即便是在网上。她总是众里挑他千百度地检查，网名要好听、顺耳不能色，职业要 OK，资料要动人……因此尽管申请者千万个，被加者却无几人，而被加能存活在好友里 1 个月以上的，更是寥寥，黑名单里的人就大把。

除了这个号外，梅瑰还有另两个号：一个叫“幸运时时砸头”，另一个叫：“快乐刻刻绊脚”，虽也都很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但同志们最为宠爱的还是“爱到骨头里”。“爱到骨头里”的个性签名也很有个性：“在下真的不是美女我对天发誓忒有魅力不是我的错唉我也正愁捏咋就这么招人喜欢捏”。（捏通呢，这不是错别字，是她故意这么写的。）她没打标点符号，打上就写不下这么多了。

她的个人资料：在下把芸芸网客分析得那是相当透彻，虽冲浪者众，但基本上分为五种类型：（1）目标明确型（2）吃盆望锅型（3）下流龌龊型（4）闲极无聊型（5）装神弄鬼型。本人择偶标准：看着顺眼，谈得来，爱我爱到骨头里。

起初买电脑上网是为了查英语资料，当然也是为了聊……阿就天……

嗯……稍带着脚儿网恋一下也可以。开始梅瑰对网恋还没报什么希望，后来远在深圳的好友周媚电话里告诉梅瑰，她姐的女朋友就在网上钓了一条“海龟”，且已结婚，现幸福得一塌糊涂。

周媚的话无疑给梅瑰注了一针兴奋剂，至此梅瑰就风雨无阻地漫天撒网。其实只要她上线就可以了，三个号同时开，向她申请的人多如牛毛，只听见发来申请的“叮叮”声不绝于耳。

一天、两天……梅瑰的心一点点向下沉，还甭说什么“海龟”，连“海带”都没一条，竟是些“水鳖”、“螃蟹”、“咸带鱼”……梅瑰彻底失望了。

没上网前就知道百分之八十的男人不是好东西，上网后才发现原来百分之九十五的男人都很恶心，还别说网恋，就连找一个可以谈得来的不全是雄性的男人都难。

经常会有人在向她发申请时就说：“看我手淫吗？我的JJ又粗又大又硬，包你爽到底。”气得梅瑰在拒绝理由里骂道：“给你妈看去吧，畜牲!!!”诸如此类，每天都会收到10来条。有些个好不容易加上来，可没两句话就又现“英雄本色”，不是发个一黄到底的画片，就是要谈性，气得梅瑰一顿暴骂。

怎么会这样?! 难道隔着茫茫电网，人们就不再是人而变成禽兽不如的东西了吗？

正在梅瑰想要中断网虫生涯时，“软柿子”出现了，他是一介书商，说他是书商其实是抬举他了，他只能算是个利用现今作者急于出书的热望，趁机让作者自费出书，他们从中谋利的一种公司的职员而已。

因为一向对文学敬爱有加，所以梅瑰就接受了“软柿子”的申请，梅瑰对有些书商颇有成见：对没出名的作者他们就牛呼帅哉的像个大爷，对腕极的作家，他们就蔫乎菜哉似的像个孙子，不过“软柿子”不同，他对谁都像个孙子，因为他们是自费的。哈！看来钱真他母亲的是个好东西！

“软柿子”很会说话，人长得也帅，所以很快就赢得了梅瑰的芳心，没几天他们就闪电“网恋”，虽然“柿子”已有女朋友。梅瑰也不是想破坏什么，她在黑龙江，他在西安，相隔千山万水，她只是想要体验一种恋

爱的感觉而已，因为虽已年至而立，梅瑰却仍是连初恋都没得一次，纯得要死要活。这也不是她不漂亮，俗语说得好：女大不嫁那是挑，男大不娶那是没人要。梅瑰的格言就是：只要一息尚存就永不松劲地挑。

经过了一个月零几天的纯“网恋”，梅瑰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他们只是在网上蜜语甜言，梅瑰没摄像头，他只见过梅瑰的照片，梅瑰倒是从视频里见过他。没见到梅瑰本人（当然是视频里），“柿子”对她的爱总是犹抱琵琶。而且梅瑰觉得应该是热线频传的时候了，可“柿子”却从没给她打过电话，更严重的是，梅瑰以女孩子特有的敏感，觉得“柿子”对自己不是真的爱，更别提爱到骨头里了。他会忘记和她的“约会”，对她如火的热情他也时有躲避，两人出现问题时梅瑰曾用另外一个号勾引过他，没想到他又和那个假号调情……今天是情人节的前一天——2.13，梅瑰决定彻底忘掉他，重新开始另一段网恋。

每天都是别人主动加她，可这阵子3个号一个向她发出申请的人都没有，真是奇了怪了，梅瑰首次主动向人发申请，也生怕对方会拒绝。

她第一次尝到期待与忐忑混合的滋味，只是如果对方拒加，她是绝不会申请第二次的，她可不会像那些死缠乱打，没完没了向她复申的臭男人们。他到底会不会加她呢？一秒、两秒……梅瑰急不可耐。

“叮当”……梅瑰赶紧用鼠标点发来的消息：“激情视频好吗美女？我很寂寞感觉很硬。”妈的！梅瑰气得不行，“滚！畜牲！”梅瑰在拒绝框里回道。

连着几个申请都如出一辙，梅瑰气得花枝乱颤：男人怎么都这样！要是会发病毒就好了，那种特厉害的，梅瑰一定发给这些个败类，让他们的电脑瘫痪！

等了半天她也没耐性了，看来今天走霉运，竟逢着这些畜类们，而那个“寻找真爱的人”比她还拽，也许是不会加她的啦。梅瑰索性隐身，她刚一隐身，“叮当”又一声脆响，咦？难道还有残余分子吗？梅瑰不再去理，“叮当”……流水声般的消息一声紧似一声。

梅瑰点出了消息，天！她的心竟有些悸动，“寻找真爱的人”！梅瑰忙

接受请求，一个有些害羞的男孩子头像跃然而上在好友群里，梅瑰用左键连点他的头像，“你好”。她首先搭腔。

“你好。”对方答。

“你怎么才加我？”梅瑰有些责怪地。

“对不起，我在玩。”那人打字很慢。

“玩什么？”

“游戏。”

“哦。”接下来她竟不知说些什么了？思忖片刻，“你哪人？做什么的？几岁？婚没？”梅瑰一通连珠炮。

“福建、服装、26，没婚。”

哈！这样挤牙膏般的？要不是此时不知为何没有一个网友主动和她说话，她才懒得理他呢。唉，再忍会儿吧！梅瑰想。

“你有女朋友吗？”她又问。

“有过，现在没了。”

“你女朋友把你飞了？”

“别那么说，没有谁飞谁，性格不合。”看起来“寻”的性格很温。

“做哪种服装呢？是精品屋的那种还是铺面？”好像查户口一样她接茬又问。

“开厂”。

咦？梅瑰心里一惊，这么小的年纪自己就开厂了？“是你自己的厂吗？”

“不是，我老爸。”他仍是老牛拉破车状。

“哦，那也差不多了。你有多高？”这是一惯的“梅氏”问法，她极不喜欢矮个的男人，即使只是和他们聊天。

“176，你呢？”

“166”

“哦，那你挺高的，你有没有男朋友？”他可算逮着机会问问她了。

“没。”梅瑰不加思索。

“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寻”又问。

怎么这样？梅瑰轻易不会把自己的电话告诉别人的。



“你还是好好练练打字吧，我常上网的，不过我常隐身。”梅瑰想和他结束这种几近痛苦的交谈。

“等下，你是做什么的？”“寻”生怕梅瑰不理他。

“我在家开英语班。”

“不错呀，那你教我英语吧。”

“哼！那要看你的资质了？”

“不比你差。”

嗯？这人还挺不谦虚的，梅瑰发去一个疑问的小人头。

“我是说我打字慢，但能说会道方面不比你差，我叫齐冬原。”费了半天的牛劲，他才发过来这么一小段。

“哈，你应该姓总，然后就叫总动员才好。”屏幕前的梅瑰笑了，露出一口超棒的牙齿，打过去这个很有创意的建议。

“这是我的电话 136 \* \* \* \* 5646。你打给我好吗？”他紧接着又发过来两句。

“你想什么了？电话费这么贵，我哪有钱打给你？”梅瑰直言不讳。

这时，她的 3 个号也已开始有很多人向她发出申请了，且网友们亦开始和她聊天，很快，谈话者已达 10 人之多。梅瑰打字巨快，虽没具体统计过 1 分钟到底多少字？反正就是 1 个字——“贼快”，她已经无暇也无心再理齐冬原了。

“那我打给你。”齐冬原并不放弃。

“哈，你好可爱。”说着梅瑰就发去一个红唇给他。

“不是那个意思。”他说。

“什么不是？”梅瑰忙里偷闲地兼顾一下他。

“那是可怜没人爱的意思”。齐冬原又费劲巴拉地发过来几个字。

“哈，不是可怜没人爱，是可以爱一爱的意思。”梅瑰想了想又问：“你有视频吗？”

“没有。”

“那你有照片吗？”

“过两天就会有，你等我好吗？”齐冬原仍不舍。

“这是我的照片。”梅瑰把一张极小的 QQ 表情里的照片发给他，那是

张明星照。

“好漂亮！我好喜欢。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好吗？”说着他发来一个流口水的小人头。

梅瑰忽然觉得他蛮可爱的，她犹豫了一下后打上自己家的电话。

“你叫什么名字？”齐冬原再接再厉。

“王丽。”她骗他。

“好听。”他急赞。

“好听个六！”梅瑰知道他在奉承她。

“真的。”

“哈，我叫梅瑰，这才是我的真名。”她不想再骗他了。

“好听。”他仍赞。

“哈！”梅瑰给他发去一张自定义表情里两人热吻的画片，她的画片也有上千张之多。

“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可以吗？”齐冬原似乎很激动。

“好吧。”梅瑰同意了，这俩字刚发过去，“铃”……挂在墙上的电话就响了。

略一沉吟，梅瑰拿起电话，“喂？”她道。

“是梅瑰吗？”一个南方口音很重，沙沙的很有男人味的嗓音。

“是我，齐冬原吗？”梅瑰的声音清脆甜美且带有几分童稚。

“是。我想你，怎么办？”齐冬原激动而热切地说。

如一股电流，千里之遥顺着电话线直击梅瑰心扉。

“你说什么呢？”梅瑰的脸已绯红。

“呵呵。”他也有些窘迫。

“你家在福建什么地方？”为了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梅瑰如是问。

“石狮。”

“石狮？”

“你听说过？”

“嗯。”

“哈，本来我还想说泉州呢，以为泉州大些，没想到你知道石狮。”齐冬原很兴奋。



“是啊，听说那里服装厂很多，不过都是些假冒伪劣产品，名声很臭的。”梅瑰口无遮拦。

“谁说的？”齐冬原无限委屈，“我们家可是好质量的。”

“你们做哪种的？品牌？”梅瑰又问。

“主要做毛衣和棉衣，出口做外单。”

“你家几个孩子？”

“3个，我哥还有我姐，都结婚了。”

“都出去过了？”梅瑰像在审问犯人。

“我哥搬出去过一段，又回来了，现在和我们一起过。”

“你哥有小孩吗？”

“有两个，一男一女。”

“你们那不讲计划生育的吗？”梅瑰好好奇。

“我们家是香港户口，可以多生的。”

“天！你们家老少三代在一起？”梅瑰惊诧。

“是四代，还有我奶奶，今年78岁了，他们都很疼我，你疼我吗？”冬原厚脸皮地问。

“都住在同一屋檐下？”梅瑰没理他的茬口，继续往下问。

“一人一层楼的嘛，我们家一共四层楼。”

“平时谁做饭啊？”

“请了一个工人。”

“你到底多大？”梅瑰就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想到什么问什么。

“26。”

“属什么的？”梅瑰又继续。

“属猴。”

天！梅瑰没想到他真的是26，真的属猴，一般在网上都不写真实年龄，都是往下缩个两三岁不止。

“你呢？25？”齐冬原终得开口问她。

梅瑰恍悟，自己的QQ是学生帮申请的，年龄也是他们填的，梅瑰一直都没太注意这个问题。

“哦。”她含糊其辞地应着。

“你属鸡的？”齐冬原又问。

25岁属什么来着？梅瑰还真不太清楚，好像是属鸡的。“哦。”她又应。

其实她是属兔的，今年虚数31，她并不是存心想骗他，只是她以为网上的事，也许一阵热情就算了，他们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以前也常有人打过电话来，可了解两三回就觉得对方不行，于是就没戏了，再说现在已经骑虎难下，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蹚。

“你哥多大？”梅瑰转移话题。

“28。”

“你姐呢？”

“30。”

“不是吧？你妈这么厉害的？两年一个？”

“呵呵，是啊。”齐冬原有点不好意思。“你爸妈呢？”他问。

“我没有爸妈，我5岁那年他们空难去世了。”梅瑰的声音有些低沉。

“对不起。”他抱歉地。

“没事。”

“那谁把你养大的？”

“我奶我爷，他们把我带到13岁，然后我就到江南我叔叔家去了，在那儿呆了7年，后来又深圳呆了1年，再后来又回到黑龙江，照顾我爷我奶。”

梅瑰小心地往下缩着年头，生怕出错。实际上他在叔叔家呆了10年，在深圳呆了3年，而在黑龙江呆了5年至今。

“你这么孝心的？”齐冬原发自内心地赞叹。

“是啊，我本来只是回来看看我爷我奶的，没想到我爷脑血栓复发，所以我就留下来照顾他，并在家开了一个英语班。我为我爷接屎接尿3年，还到处请好医生买好药，直到把我爷伺候走，接着我奶身体又不好了，唉！”梅瑰黯然神伤。

“真难得啊！你没有叔叔伯伯的吗？”他由衷地赞道。

“我奶有4个儿子，老大是我爸，二叔和老叔在这边，三叔随我爸到江南了，老叔原和爷爷奶奶一起过来着，可是他们不孝心，撵出去了，二



叔家里还没钱，而且儿媳妇总不如孙女。”

“……”齐冬原似沉思了一会，“我也告诉你吧，我曾赌过，输了100多万。”他悔恨万分。

“什么?! 你居然赌?! 还输了那么多钱?! 你到儿哪赌的? 我不理你了! 我最恨男人赌了!”梅瑰大叫。

“以前嘛，到澳门，都是香港的朋友带坏我的，现在不了! 我要再赌就不追你了! 好不好?”齐冬原马上承诺。

“啊啊啊! 你怎么那样?! 你女朋友不管你吗?”梅瑰很纳闷。

“管不了。”

“她管不了那我也管不了你呀?”不知不觉她就把自己和他女朋友划上等号了。

“你怎么和她比? 你和她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

“唉! 我不会再赌的啦，你放心吧，因为赌都被家人骂死啊! 不会了。”齐冬原再四保证，“你现在在黑龙江?”怕她没完没了，他忙问。

“是。”

“哪地方?”

“齐齐哈尔，听说过没?”

“听说过，刚听你说过，你那么漂亮一定不少人追吧?”齐冬原着急地问。

“没有。”

“不可能。”

“就几个，还是网上的，都是扯淡。”

“那我也是网上的呀?”显然他还没笨到家。

“你不一样嘛。”梅瑰给了他一个台阶。

“你找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啊?”齐冬原小小心心地问。

“啊! 你没看我资料吗?”梅瑰反倒有点窘了。

“我没仔细看，对不起。”他抱歉地说。

“也没什么啦，就是看得顺眼、谈得来，爱我爱到骨头里。”她带着笑。

“呵呵，后两条我都做得到，就是第一条……”齐冬原腼腆地。

“第一条怎么了？”梅瑰不解。

“怕你不中意我相貌呗。”他吞吞吐吐地。

“哈哈！这么不自信呢？”梅瑰喜欢自谦的人。

“给我讲讲你的过去吧？”齐冬原岔开话头。

“没有过去，过去是空白。”

“不可能。”

“真的。”梅瑰说的确是真的。

“你从没交过男朋友？”他难以置信的口吻。

“是啊，我在深圳时人家就说我是‘熊猫’了，现在就成‘恐龙’了。”梅瑰笑说，只是打死她也不敢把“处女”俩字说出口的。

“别那么说。”他相信了。

“你呢？你处过几个女朋友？”

“就一个，我们是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后来就走到一起了，处了两年。”

“她漂亮吗？谁追谁啊？”

“一般，没有谁追谁，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了。”

“为什么分？”

“性格不合，她太内向了，后来家里人都催让我结婚，可是不爱她，两年来从没快乐过，我觉得一辈子面对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是很痛苦的事，所以我也和她说清了，于是就分了，她现在在香港。”从他的口气中梅瑰听出仍有一丝愧疚。

“哈！看来你还挺纯的嘛。”她笑道。

“纯就不纯了。”他倒毫不掩饰。

“你是肮脏的身体纯洁的灵魂。”梅瑰笑。

“般丢嘎！”（傻瓜）他用闽南话骂她。

“嗯？你敢骂我？你骂我什么？”梅瑰一想就是骂人话，佯怒。

“哈哈！”齐冬原不回答。

“哼！之后呢？”梅瑰也没太追究。

“分手后我就去北京做服装生意，不过赔了十几万，后来我老爸就叫

我回来看厂，正好家里缺人手，我就回来了，在家又呆了两年。”他娓娓道来。

“这两年你就一直闲着了？没再找女朋友？”梅瑰玩世不恭地问。

“是啊，家里着急了，本来让我明天去相亲的，我们这相亲如果看中了，半个月就得结婚，我怕，我觉得那样不了解，还不如自己处的，所以……”

“所以你就上网了？”梅瑰替他把话续上。

“是啊，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网聊天，以前我都是玩游戏的，没想到就碰到了你。”

“我也是第一次加人啊！”梅瑰也感慨地说。

“我们真是有缘分啊！”齐冬原也感触道。

“缘是有了，不知会不会有分？”梅瑰幽幽地叹了口气。

齐冬原没出声。

“你在香港呆过吗？”梅瑰又像小鸟一样开腔了。

“是啊，我17岁就到香港了。”

“那你会说广东话吗？”

“当然了。”

“广东话和普通话你哪个说得好？”

“当然是广东话了。”

“那你说。”

“你会听吗？”

“当然。”

“偶好中意你呀。”（我好喜欢你呀。）他深情地说。

因为在深圳呆过几年，所以他一开口，梅瑰就听出他是纯正的港版粤语。

“嘿母嘿真嘎？”（是不是真的？）她也急用东北版粤语应道。

“敢海了，偶来闻你好不好？”（当然了，我来找你好不好？）

“哎呀！不行了！好久不说白话不行了！听不懂了！”梅瑰败下阵来。

“我说我来找你好不好？”他认真地说。

“你说什么？你还没见过我。”

“我一见你的相片，就知道你就是我这么些年来要找的人。”齐冬原深情款款。

“那只是一个小相片而已啊！而且还是明星照！”梅瑰大叫。

“相片漂亮人也差不到哪去了。”他毫不介意。

“不一样的，肯定不一样嘛。”

“不漂亮没关系，有气质就行了，漂亮会随着年龄变的，气质就不同了。”

“那倒是，我还是蛮有气质的。”梅瑰悄声道。

“这不就得了，你都承认自己有气质了，过几天我要到香港你要不要一起？”

“你说什么呢？我连你长得什么德行都没见过？谁知道你是不是人贩子？”梅瑰想什么就说什么。

“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我是人贩子？能贩几个钱？”

“再说我还不了解你。”梅瑰说出心里话。

“也是，还需要时间噢？”

“你去香港多久？”

“大约要一个星期。”

“做什么？”

“接订单，再带几件样板过去，然后再看看病。”

“你有什么病？艾滋？嘿嘿。”梅瑰坏笑。

“%¥# \$¥#·¥\$ \*三八！”

前面骂的梅瑰一个字也没听懂，她只听懂了后面俩字儿——“三八”。

“你居然敢骂我‘三八’？”

“哈哈，你听懂了？”他颇吃惊。

“废话！这个我还听不懂？前面你骂的什么？我没听懂。”梅瑰刁蛮地。

“不告诉你，内地的人一般听不懂‘三八’的。”冬原仍很奇怪。

“哼！你到底有没有艾滋病？”她孩子似地穷追不舍。

“当然没有啦，唉！是胃病。”对于梅瑰的孩子脾气他也没办法，只好这么说。



“胃病?”

“喝酒喝的，怀疑是胃溃疡，这次去还得再检查。”

“你就不能不喝酒?”

“唉!没办法啊!朋友请吃饭，要是你在我身边就好了，我就不喝了。”齐冬原又热情洋溢地说。

“好了，不和你说了，再见吧。”梅瑰有点不好意思了，再说也怕浪费他太多电话费。

“明天我再给你电话好吗?”

他恋恋不舍。

“你不会上网啊?非得浪费电话费?”梅瑰就是一个直肠子。

“我打字慢嘛，没事的，值得。”

“好吧，随你，白。”不等他反映，梅瑰就挂了线。

放下电话后，她用双手揉搓着眼和脸，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撒这么大的谎，当然除了年龄，其他都是真的。而他呢?这个第一次电话就说了自己这么多劣行的富家阔少，他的话到底又有多少水分呢?这就是网恋的弊端，远隔千里，怎么说怎么有理。

梅瑰并没有把这事过多地告诉奶奶——她的胖虫虫（丛丛）。因为奶奶姓丛，又很胖，所以她就这么叫奶奶。其实她给奶奶起的外号不下百个，什么“私私”（因为奶奶有时真的很自私）、“懒懒”、“抖抖”（因为奶奶有帕金森症，嘴和一只手总抖动）、“熊熊”（这个理由来得牵强，因为奶奶的棉拖鞋上有个小熊的图案）、“珠珠”（奶奶一度嘴唇上总挂着一滴晶莹的小水珠，起初梅瑰还觉得可爱，后来才知有脑血栓的倾向，赶紧打点滴，才纠正过来，好险!）、“丛嘎子”（奶奶有时很刁蛮的，北方话叫“嘎”）、“美人”、“贝贝”……

奶奶是个非常开通的老太太，她赞成孙女在网上找男朋友，现实生活中范围太小，这个僻陋的小厂，人们大都早婚早恋。而且这原是个兵工厂，现已十分不景气，下岗工人大把。自己一辈子没工作，老伴去世后她每月只有140块钱的遗属费，健康又一年不如一年，里里外外都得靠孙女撑起这个家。她不想让孙女太辛苦，找个有钱的孙女婿，以后孙女就不用